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安娜·卡列尼娜 (上)

(俄) 托尔斯泰



教育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安娜·卡列尼娜

[俄]托尔斯泰 著
胡仲发 译

(上)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安娜·卡列尼娜

[俄]托尔斯泰 著
胡仲发 译

（中）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安娜·卡列尼娜

[俄]托尔斯泰 著
胡仲发 译

(下)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一)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毫米 印张:1818.5 字数:40716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7-5312-1345-1/I·312

定价:9800.00元(全150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列夫·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天地中最后也是最为高大的一座山峰。在对全世界文学有巨大影响的俄国文学当中，他是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数量最多，影响也最为深远悠长，地位也最崇高的作家。他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巨人之一。

托尔斯泰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一个贵族地主家庭，他的一生是充满激情、充满矛盾、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不断思考的一生。他从小就热爱劳动，在与农民和大自然接触中初步形成自己世界观中一些重要的基础，十八岁时他放弃大学学习，回家致力于改善农民生活，但是他身为地主阶级，主观与客观上均困难重重。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他毅然入伍当兵，并去高加索作战，企图深入了解生活，进一步了解人民。这时候他开始了写作，并一举成名。

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时，因为他维护农民利益而遭到宪兵的搜查。六十年代，当他三十五岁至四十岁之间，基于自己对人民在历史当中的地位的思考，他写出不朽的《战争与和平》。七十年代中期反映作家自身思想的矛盾与发展的《安娜·卡列尼娜》。当他写完《复活》时，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毅然放弃贵族立场，成为俄国千百万宗法制农民的代言人，誓与政府和教会抗争。



安娜·卡列尼娜

这时他的“托尔斯泰主义”如宗教教义般传遍俄国各地，他已经成了一位名扬全球的伟人，但是为贯彻自己的信念，他坚持进行种地、制鞋、劈柴等体力劳动，但是他却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奢华的贵族地主家庭中。这使他陷于一种难以自拔的苦闷中。

一九〇一年，东正教教会开除了他的教籍，但是这更扩大了他的影响。一九〇八年全俄国对他八十诞辰的庆祝活动成为俄国各派政治势力的一场斗争。而声名显赫的托尔斯泰此时内心仍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和不断的探索。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在经历长期剧烈的思想矛盾和家庭冲突之后，托尔斯泰手执木杖，冒着漫天大雪离出家门，他要去寻找思想的出路和灵魂的安宁。数日之后，客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终年八十二岁。这位复杂而又单纯、现实而又浪漫的伟大作家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

在托尔斯泰全部作品中，《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是三个里程碑，也是他的三部代表作品。《安娜·卡列尼娜》在这三部代表作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它是三部巨著之中艺术上最为完整的一部，并且体现了托氏思想和艺术发展道路的过渡与转变，可以称之为代表作中的代表作。

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外表美丽、情感真挚、内心世界丰富、充满活力的年轻女人。她由家长做主嫁给了比她大许多岁的彼得堡官僚卡列宁为妻，多年来安于贤妻良母的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与风流倜傥的年轻军官伏伦斯基相遇并坠入情网。她因私情怀孕，虽切齿痛悔，并且大病一场，但最终离家出走，依伏伦斯基。她所面对的是整个上流社会的敌意，她奋然反抗，最终与伏伦斯基的感情出现裂痕。最后，她



走上自杀身死的道路。

托尔斯泰为《安娜·卡列尼娜》所设定的主题是“家庭的主题”，他原想要通过这部作品表达女人应该在家做贤妻良母的观点，但是安娜的遭遇却实际上远远超越了这个主题，而提出了带有深刻人性意义的妇女解放的问题。对于安娜命运的解释，作家的构思原本局限于一种宗教的宿命论，然而作品的客观意义却大大超越了作家本人的意愿，变成了对那个不公平的社会的强有力的控诉，托尔斯泰原先所设定的“家庭的主题”已经远远被他自己的作品突破了。《安娜·卡列尼娜》实际上表现的，是一个俄国在由封建主义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中的历史的、时代的主题，社会的主题，妇女解放的主题，或者可以说是人性解放的主题。

托尔斯泰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他的这部《安娜·卡列尼娜》和他那些堆积如山的作品，让人叹为观止，使得他的俄罗斯祖国因为他而骄傲与自豪。



第一部

1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很混乱。妻子发觉丈夫和他们家以前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暧昧关系，她向丈夫声明她不能和他再在一个屋子里住下去了。这样的状态已经继续了三天，不只是他们夫妻两个，就是他们全家和仆人都为此感到痛苦。家里的每个人都觉得他们住在一起没有什么意思，而且觉得就是在任何客店里萍水相逢的人也都比他们更情投意合。妻子没有离开自己的房间一步，丈夫三天不在家了，小孩们像失了管教一样在家里到处乱跑。英国女家庭教师和女管家吵架，给朋友写了一封信，请替她找一个新的工作。厨师昨天恰好在晚餐时走掉了，厨娘和车夫辞了工。

在吵架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公爵——他在交际场里是叫斯季瓦的——像平常一样，在早晨八点钟醒来，不在他妻子的寝室，却在他书房里的沙发上。他在那富于弹性的沙发上把他的肥胖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翻转，好像要再睡一大觉似的，他使劲抱住一个枕头，把他的脸紧紧地贴着它；但是他突然跳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眼睛。



“哦，哦，怎么回事？”他想，重温着他的梦境。“怎么回事，阿拉宾在德国达姆施塔特请客；不，不是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什么地方。不错，达姆施塔特是在美国。不过，阿拉宾在玻璃桌上请客，在座的人都唱《我的宝贝》，但也不是《我的宝贝》，而是比那更好的歌；桌上还有些小酒瓶，那都是女人，”他回想着。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快乐地闪耀着，他含着微笑自言自语。“哦，真是有趣极了。有味的事情还多得很，可惜醒了说不出来，连意思都表达不出来。”而后看到从一幅罗纱窗帷边上射入的一线阳光，他愉快地把脚沿着沙发边伸下去，用脚去搜索他的拖鞋，那双拖鞋是金色的，上面有他妻子绣的花，是他去年生日时她送给他的礼物；照他九年来养成的习惯，每天在起来以前，就向寝室常挂晨衣的地方伸出手去。他这才突然记起了他为什么没有睡在妻子的房间而睡在自己的书房里。微笑立刻从他的脸上消失，他皱起眉头。

“唉，唉，唉！”他叹息，回想着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他和妻子吵架的每个细节，他那无法摆脱的处境以及他自己的过错，又一齐涌上他的心头。

“是的，她不会饶恕我，她也不能饶恕我！而最糟的是这都是我的过错——都是我的过错；但也不能怪我。悲剧就在这里！”他沉思着。“唉，唉，唉！”他记起这场吵闹所给他的痛苦的感觉，只好绝望地自悲自叹。

最不愉快的是，当他兴高采烈的，手里拿着一只预备给他妻子的大梨，从剧场回来的时候，他在客厅里没有找到他妻子，使他大为吃惊的是，在书房里也没找到，而终于发现她在寝室里，手里拿着一封信。



她——那个老是忙忙碌碌和忧虑不安，而且在他看来，头脑简单的多莉，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封信，带着恐怖、绝望和愤怒的表情望着他。

“这是什么？这？”她问，指着那封信。

那一瞬间，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身上发生了一般人在他们的极不名誉的行为突然被揭发了的时候所常发生的现象。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被揭穿后他在妻子面前所处的地位。他没有感到受了委屈，矢口否认，替自己辩护，请求妻子饶恕，——他的面孔却完全不由自主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喜欢生理学的，他认为这是脑神经的反射作用），突然浮现出他那经常的、善良的，痴愚的微笑。

经常看见那微笑，多莉好像感到肉体的痛苦一般颤栗起来，以她特有的火气脱口说出了一连串残酷无情的话之后，就冲出了房间。从此以后，她就不愿再见她丈夫。

“这都要怪那痴愚的微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

“但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绝望地自言自语说。

2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一个对自己忠实的人。他不能自欺欺人，不能使自己相信他后悔他所做的事。他是一个三十四岁、漂亮多情的男子，他的妻子仅仅比他小一岁，而且做了五个活着，两个死了的孩子的母亲，他不爱她，这他现在并不觉得后悔。他后悔的只是他没能很好地瞒过他的妻子。但是他感到了他处境的一切困难，很替他的妻子、小孩和自己难过。他和她不可能结合，他从来没有清晰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模



模模糊糊地感到他的妻子早已怀疑他对她的不忠，她只是装做没有看见罢了。他甚至以为，她只是一个贤妻良母，一个疲惫的、渐渐衰老的、不再年轻、也不再美丽，毫无惹人注目的女人。

“唉，可怕啊！可怕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尽在自言自语，想不出办法来。“以前一切是多么顺心呵！我们过得多快活；她因为孩子们而感到满足和幸福；我从来干涉她什么事情；随着她的意思去照管小孩和家事。自然，糟糕的是，她是我们家里的家庭女教师。真糟！和家里的家庭女教师胡来，实在有点庸俗，下流。但是一个多漂亮的家庭女教师呀！（他历历在目地回想着罗兰姑娘的带恶作剧的黑眼睛和她的微笑。）但是毕竟，她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从来未敢放肆过。最糟的就是她已经……好像命该如此！唉，唉！但是怎办，怎么办呀？”

除了生活所给与对一切问题的一般的解答以外，再也得不到其他解答了。那解答就是：人必须在日常的需要中生活——那就是，忘记一切。要在睡眠中忘掉忧愁现在已不可能，至少也得到夜间才行；他现在又不能够回到酒瓶女人所唱的音乐中去；因此他只好在白昼梦中消愁解闷。

“我们等着瞧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自言自语，他站起来，穿上一件衬着蓝色绸里的灰色晨衣，把腰带打了一个结，于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摆动他那双轻快地载着他的肥胖身体的八字脚，迈着平常的稳重步伐走到窗前，他拉开百叶窗，用力按铃。他的亲信仆人马特维立刻出现，把他的衣服、长靴和电报拿来了。理发匠挟着理发用具跟在马特维后面走进来。



“衙门里有什么公文送来没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他接过电报，在镜子面前坐下。

“在桌上，”马特维回答，怀着同情的目光瞥了他的主人一眼；停了一会，他脸上浮着狡狴的微笑补充说：“马车老板那儿有人来过。”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回答，只在镜里看了马特维一眼。从他们在镜子里交换的眼色中，可以看出来他们彼此很了解。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色似乎在问：“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个？你难道不知道？”

马特维把手放进外套口袋里，伸出一只脚，默默地、善良地、带着一丝微笑凝视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我叫他们礼拜日再来，不到那时候不要白费气力来麻烦你，”他说，他显然是事先准备好这句话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出来马特维想要跟他开玩笑，引得人家注意自己。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揣测着电报里时常拼错的文字的意思，他的脸色开朗了。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要来了，”他说，做了一个手势，要理发匠的光滑丰满的手停一会，理发匠正在从他的长长的、鬈曲的络腮胡子中间剃出一条淡红色的纹路来。

“谢谢上帝！”马特维说，由这回答就显示出他了解这次来访的重大意义，那就是，安娜·阿尔季耶夫娜，他所喜欢的妹妹，也许会促使夫妻和好起来。

“一个人，还是和她丈夫一道？”马特维问。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回答，因为理发匠正在剃他的上唇，于是举起一个手指来。马特维朝镜子里点点头。



“一个人。要在楼上收拾好一间房间吗？”

“去告诉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她会吩咐的。”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特维好象怀疑似地重复着。

“是的，去告诉她。把电报拿去；交给她，照她吩咐的去办。”

“你要去试一试吗？”马特维心中明白，但他却只说：

“是的，老爷。”

当马特维踏着那双咯吱作响的长靴，手里拿着电报，慢吞吞地走回房间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洗好了脸，梳过了头发，正在准备穿衣服。理发匠已经走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叫我对您说她要走了。让您高兴怎样办就怎样办吧，”他说，只有他的眼睛含着笑意，然后把手放进口袋里，歪着脑袋斜视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沉默了一会。随即一种温和的而又有几分凄惨的微笑流露在他那好看的面孔上。

“呃，马特维？”他说，摇摇头。

“不要紧，老爷；事情肯定会慢慢好起来的。”马特维说。

“会好起来的？”

“是的，老爷。”

“你这样想吗？谁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听见门外有女人的衣服的声音。

“我，”一个坚定而愉快的女人说，乳母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麻脸从门后伸进来。

“哦，什么事，马特廖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走到她面前。

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妻子面前一无是处，而且他自



己也感觉到这点，但是家里几乎每个人（就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那个乳母也在内，）都站在他这边。

“哦，什么事？”他忧愁地问。

“到您的太太那里去，老爷，再认一次错吧。上帝会帮助您的。她是这样的痛苦，看见她都会令人伤心；而且家里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老爷，您该怜悯怜悯孩子们。认个错吧，老爷。这是没有办法的！要图平静快活，就只好……”

“但是她不愿见我。”

“尽您的努力。上帝是慈悲的，向上帝祷告，老爷，向上帝祷告吧。”

“好的，你走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突然满脸通红。“喂，给我穿上衣服。”他转向马特维说，毅然脱下了晨衣。

马特维已经举起衬衣，像长颈鹿一样，吹去了上面的一点什么也看不见的黑点，他带着愉快的神情把它套在他主人的身上。

3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好了衣服，在身上洒了些香水，拉了拉衬衣袖口，照常把香烟、袖珍簿、火柴和表分别放在各个口袋里，然后抖开手帕，虽然他很不幸，但是他感到清爽、芬芳、健康和肉体上的舒适，他两腿摆动着走进了餐室，他的咖啡已摆在那里，咖啡旁边放着信件和送来的公文。

他阅读信件。有一封令人极不愉快的信，是一个想要买妻子地产上的一座树林的商人写来的，出卖这座树林是必要的；但是现在，在他没有和妻子和解以前，这个问题是无法谈的。



安娜·卡列尼娜

最不愉快的是他在金钱上的利害关系要牵涉到跟他妻子和解的问题上去。想到他会被这种金钱关系所左右，他会为了卖树林的缘故去跟他妻子讲和——想到这个，就使他不愉快了。

看完了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官府里送来的公文拉到面前，迅速地看过了两件公事，用粗铅笔做了些记号后，就把公文推在一旁，端起咖啡；他一面喝咖啡，一面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开始读起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订阅一份代表大多数人意见的自由主义派的报纸。虽然他对于科学、艺术和政治并没有什么特别兴趣，但他对这一切问题却坚持抱着与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只有在大多数人改变了意见的时候，他才随着改变。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并没有选择他的政治主张和见解；这些政治主张和见解是自动地到他这里来的，正如他并没有选择帽子和上衣的样式，而只是穿戴着大家都在穿戴的。如果说他爱自由主义的见解胜过爱他周围许多人抱着的保守主义见解是有道理的，那倒不是由于他认为自由主义更合理，而是由于自由主义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党说俄国一切都是坏的，的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负债累累，正缺钱用。自由党说结婚是完全过时的制度，必须改革才行；而家庭生活的确没有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多少乐趣，而且逼得他说谎做假，那是完全违反他的本性的。自由党说，宗教的作用只在于箝制那些野蛮阶层；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连做一次短短的礼拜，都站得腰酸腿疼，而且想不通既然生活过得这么愉快，那么用这些可怕而夸张的言词来谈论来世还有什么意思。而且，爱说笑话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常喜欢说：如果有人要夸耀自己的祖先，他应当承认他的始祖是猴子，他喜欢用这一类的话去难倒老实



人。就这样，自由主义的倾向成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一种习惯，他喜欢他的报纸，正如他喜欢饭后抽一支雪茄一样，因为它在他的脑子里散布了一层轻雾。他读社论，社论认为，在这个时代，叫嚣急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所引起的危险，叫嚣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扑灭革命，诸如此类叫嚣是毫无意思的；正好相反，“照我们的意见，危险并不在于假想的革命的祸害，而在于阻碍进步的墨守成规，”等等。他又读了另外一篇关于财政的论文，其中提到了边沁和密勒，并讽刺政府某部。凭着他特有的机敏，他领会了每句暗含的意义，猜透了它从何而来，针对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而发的议论；这，像平常一样，给予他一定的满足。但是今天这种满足被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劝告和家中的不如意状态破坏了。还在报上看到奥匈帝国首相贝斯特伯爵已赴疗养地威斯巴登的传说，看到医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和某青年寻找职业的广告；但是这些新闻报导并没有像平常那样给予他一种满足。

看过了报，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吃完了带有黄油的面包，他立起身来，拂去落在背心上的面包屑，然后，挺起宽阔的胸膛，快乐地微笑着，这并不是因为他心里有什么特别愉快的事——快乐的微笑是由于良好的消化引起的。

但是这快乐的微笑立刻使他想起了发生的一切，他又变得沉思了。

可以听到门外有两个小孩的声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出来是他的小男孩格里沙和他的大女儿塔尼娅的声音），他们正在搬弄什么东西，把东西打翻了。

“我对你说了不要叫乘客坐在车顶上。”小女孩用英语嚷着，“捡起来！”